

大茗地

老剑 著

一滴水在一片叶子上，
与前朝的那些事相映，
在雨上休息，就像在
休息一下，方看得清。

桐岸边

鄧州作家文丛
(第4辑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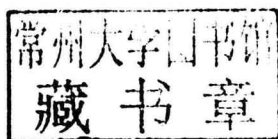


宁波出版社

鄞州作家文丛·第4辑

大茗地

老剑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茗地/老剑著. —宁波:宁波出版社, 2013.12
(鄞州作家文丛/邵斌主编. 第4辑)
ISBN 978-7-5526-1245-5

I. ①大… II. ①老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51930 号

鄞州作家文丛(第4辑)·大茗地

丛书主编 邵斌
本册作者 老剑
责任编辑 苗梁婕 沈建国
封面设计 Add1 design⁺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
地址邮编 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6楼 315040
网 址 <http://www.nbcbs.com>
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 17.5
字 数 190 千
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26-1245-5
定 价 30.00 元

《鄞州作家文丛》(第4辑)

编委会

顾 问：沈剑波

主 编：邵 斌

副主编：江志勇 史晓卿 钱秀娴

编 委：钱利娜 钱德祥 徐海蛟 成 风

《鄞州作家文丛》第4辑总序

一辑以“鄞州作家”命名的文丛走到了第4辑,它以静水深流的方式记载着鄞州作家的成长和发展,用文字的形式连绵成鄞州作家胸中的万千丘壑,成为二零一三年冬天的一个美好场景,一件可喜之事!

在鄞州大地上,自古至今保持着世代沿承的人文精神,保持着人文价值的创造力和实践趋向。在鄞州作家的精神血脉里,无时无刻不展现着这方丰饶之地带给他们的精神教养。在鄞州浩如烟海的典籍中,记载着王安石的齐家治国之志,贺知章的隐逸求道之迹,张孝祥的放旷豁达之意,吴文英的伤时忆悼之情……从宋代到清代,鄞州拥有过1047名进士和7名状元,被史学家万斯同称为“田家有子皆习书”,元曲圣手张可久、明末五子之一屠隆、清代文史大家全祖望、一代名儒王应麟等名家大士探索着个人与家国的终极命运,记录着时代与历史的文化波痕,给予后人源源不断的精神养料。

新时期的鄞州作家传承文脉,继往开来,寄情笔墨,耕耘不辍,一批中年作家宝刀未老,“老树着花无丑枝”,新作有新意。一批优秀青年作家脱颖而出,“雏凤清于老凤声”,笔墨有深度,文学观念新颖,现代意识强烈,艺术视野宽阔,文学风格多元,在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等领域已有了良好影响。

这一辑入选的七位作家,在回望历史的过程中实现了新的突

破。他们凭借对文字的敏感,拨动情感的丝弦;凭借对细节与结构的掌控,构建理性的大厦;凭借对人性的思索和敲打,追求文本形而上的意义。这是多年青灯黄卷累积的成果,也是他们俯身向下,立足于普通人群与其同呼吸共悲喜的结晶。

七部作品中,老剑诗歌中氤氲的江南山水和对词语的精致追求,体现这个东北汉子的温情和细腻深刻;蒋文生诗歌中的写实气质与时间感,让作品有了历史感。三位散文作家风格不一,自成一体,各有千秋,芜静散文里潜藏着古典文学的多年浸润,语句之间的节奏感和深沉内蕴,让文章倍增华丽之感又自然天成;应坚散文的平民格调和人间烟火气息,读来可亲;郑超散文里活泼生动的童年记忆和乡村景象,散发地域文化的芬芳和女性作家独有的温婉格调;“80后”作家赵挺的小说,对悬念和语言的双重追求显示着他的潜力;成风用可感可读的编辑小语对宁波作家作品的文学瞭望,让面目刻板的评论有了与众不同的气息。七部作品,手法多样,内容丰富,兼具体裁的丰富性和题材的深刻性,集中展现了一批醉心创作的鄞州作家的文学面貌,他们用手中之笔,开出文字之花,忠实表现着他们眼中的历史轨迹、人文记忆与生命印痕。相信这部囊括鄞州作家诗歌、散文和小说的文丛,会以承前启后的方式召唤更多青年新锐、中年中坚作家续写鄞州文学的新篇章!

随着全区文学群体不断壮大,鄞州区文联将把发展的目光更多地投到中青年作家身上,搭建平台出新人,出新作,为鄞州文学事业的长足发展做好人才储备。我们也将把编选《鄞州作家文丛》视为一项制度化、常规化的工作来抓,以期待更多的精品佳作纷至沓来,带给鄞州这块土地以持续的惊讶。我们期待,有更多的文学新锐执笔走天涯,以个人记忆的方式聆听历史的心跳,触摸人性的温度,为鄞州文学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!

鄞州区文联主席:



代序一

老剑 荣荣

诗是涵养内心的一种方式

荣荣：“诗不仅仅是诗”，是 L·维特根斯坦的模式，他认为语言不仅仅是语言，从而实现了他辉煌的语言游戏。什么不仅是什么，囊括一切的丰富，也囊括老剑和老剑的诗和老剑的诗的以外的什么。

老剑：是的。这样一个绕口令式的范畴界定，对人、诗和世界铺就了一个无限开放的背景，作为语言游戏的诗就在这个背景下衍生。

荣荣：维系诗的生命的是诗意。你的“大溪地”就是你的“内心消息”。“这些年大树越来越粗，越来越高，/树荫越来越隐蔽。/……/树叶在今年春天，和去年春天一样，/遮天蔽日，塞满了一年一年的口袋，/像一个一个的目标，/绿过再黄。/……/同时，身体瘫在树荫下。/但它还在发问，跑得是不是还不够快？”（《像大树一样抵达》）这样的话，我觉得说到底，还是一种现实的映像。

老剑：其实所有的内心形态，都是现实的映像。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性重建，就是重建自己的内心世界。放弃了最初的激情以后，在感觉和经验能够到达的地方，摆放着我最终的想法和说法。我选择着语言，诗意便从看不见的地方走出来，我能感觉到力量的强大：“我的弟弟和妹妹没有打碎瓷器，/他们只是没有拿稳。他们来来去去，/只是想摆好家里的桌子和碗筷。/好在他们没有受伤，还可以动作，/还可以把被风吹落的树叶收拾起来。/好在这些树叶也都是我的亲戚。”

(《黑暗之书》)当我把这些句子写下来的时候,我会发现,诗人的力量应该就是诗歌的重量,是那些诗句的重量,是那些词语组合起来后,灵魂的一个指向。

荣荣:灵魂的指向就是诗歌的根本。诗是有生命力的,它必然要求我们用身体的养分和血来浇灌。诗是写作者在经历生活过程中或者之后的生命结晶体。在我们这个年龄,棱角可能早已被生活磨平,心灵更可能被琐事填满,但诗歌总会在某一瞬照亮心田。

老剑:所以说,诗,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出路,这不是逃避,而是创造。我尽力用一些生活化、家庭化的细节、物象,甚至故事、人物。我摒弃了容易出现问题和麻烦的政史性的诗意资源。“考虑你的时间印在报眉一角,/我就一页一页地翻弄这些文字,这些照片。/这么速朽的一天,还是这么新鲜。/……人事躲藏在版面之外,而我在内部擦花瓶,/用写着你名字的报纸,用你的时间,/在不同的机器上变幻,那些醉人的景象。/明天,新的时光又为头条添彩,/而我们又在过去熬了一夜……”(《又在过去熬了一夜》)

荣荣:“知识”“叙述”“技术”“复杂的生活经验”“知性”和“玄学”及“史诗”……这些对诗歌来讲都不是最重要的成分。它只要有血统纯正的抒情,在抒情之中呈现出心灵就可以了,就是成功的诗歌。当读者被你诗歌中的抒情之水浸透时,当读者被你诗歌中的爱情、风景、乡土、生活场景、个人记忆而感动时,可以在沉重或轻快之中感受到你的健康、明亮和怀伤。

老剑:最简单也是最本质的诗歌实际上是一种呈现心灵的诗歌:它有语感而没有明确的风格;有抒情和表达而没有明确的技术;有物象和意象而没有明确的象征或隐喻;有力量有长度但没有明确的结构或文体……我的诗就是这样一种诗,一种从具体的与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的语境出发的抒情诗;一种被感动之后抑制不住要说出来的话语;一些从具体生活细节出发的情感表达。这些就是我的诗的主体,从我的诗写兴奋点可以看出,我算是一个较本色的抒情

诗人。《在要哭之前》这样的诗证明了我的诗作形态。

荣荣:记得五年前给你的诗集《大地红》写过一段评语:诗歌内涵健康、干净、朴素,诗歌精神真挚、智慧、高蹈,诗歌方向自由、内敛、知性。我觉得依然可以用于这本集子里的诗。

老剑:那个时候觉得写下的那剔除尘嚣之后的诗歌文本,可以让读者看到美好、平静和自然,留下善良和温情。我一直认为诗歌应该是美好的,就像生活一样,主流的肯定都是美好的。感冒不是天天的,所以不能篇篇都感冒,那样是不健康的。诗歌首先要健康才行。

荣荣:可以清楚看到的是,面对事物与情境,你的诗采取或明显或隐晦的“倾诉”的语调,在对事物情境的阐释和价值赋予中,把语言中看不远的部分发挥出来。这使你在诗中自觉地对并非空穴来风的事物情境的咀嚼中,使普通的事物显得意味深长。特别是你写浙东的这些诗,隐约的口气和充满观望距离的表达方位,使诗人内心的一丝颤抖都能够透过当时的普遍情境,久久回荡在情感的天空里。

老剑:13岁的时候,和初中一年级的一个小秦老师学用水彩在玻璃上画竹子。那可能是我内心最早的江南的物象吧?直到四十不惑之年,我从冰天雪地的长白山麓驾着那辆塞满了旧书的旧红旗,一路翻越山海关,跨越黄河长江,来到江南定居。近几年来,教书之余开着车,端着相机,执一管笔,游走于浙东,享受着四明之地山川风物的滋养。一路上,满脑子的念想。念念相生,从而成诗。

我能听到每个句子、每个字词砰然落纸的声音。我有时能看见它们如何化成一片山水的曲折流转,化成一隅寺宇的神秘玄奇,化出那些村庄巷井里的故事与情境,化出那些意趣活脱的自然与人文的生产与生命……一念若可大悟,诗可以作出最得力的表达,于我而言,诗最省力。“我观察这一簇簇油菜花,/她们会呼吸,呼吸的波浪比山冈要高,/比山风要慢。//开春之后,周围还冷。/我看着她们,像是越过山冈和河流的暖。/她们的黄,像是一种药,可以把过去的病治好。”(《如药》)走在乡下,看见这一片油菜花,我把车停下来,

因为这些花有话要对我说。我就把这些话记录下来。

荣荣:从你的字字句句之中,可以读出你对浙东地区热爱的气息。写浙江的人文历史,要对时间,对历史,对存在之物的变化的悲悯感伤和审视具有足够的诗性智慧,使其从惯常的平凡事物中现出引人入胜的侧面。于时代、于梦想、于真实和虚构之间纵横开阖,震撼而悲悯,发人思悟。《屠本峻及“四当论”》《中国,镇海》《宁波的三个面孔》等篇章在这方面应该说做了深入的探索。《屠本峻及“四当论”》中的诗情平静又浓烈,诗意收放尤其自如:“我摘一束三月末的鲜花去鄞县,看望一个读书人。/他叫屠本峻,已经过世多年。/给他送去流经鄞地的三江之水,他倒进书袋。/他翻开线装的《海味索引》,我闻到一股香气,/从海洋里来。他再翻开《野菜笺》和《离骚草木疏补》,/又一股香气从山野里洒落四明之地。//……天空的声带依然震颤。我看见他,手持书册飞翔。”

老剑:《屠本峻及“四当论”》这一篇,是参加“春天送你一首诗”活动所写的《甬城书史三题》中的一个历史人物,一个读书人。这样的素材要写成诗,得在查阅相关材料的过程中,在头脑中形成诗意的笼罩,或许是一个动作,或许是一句话,又或许就是凭空赋予它的一种力量。在这种诗意笼罩下,就有了一个诗性的写作场。一旦这个场形成了,真正的诗的写作就不是靠技巧,而是靠一种磁力,一种貌似天外或心底的声音,一种近乎玄秘的力量。有人把这种玄秘,称之为灵感。诗的创造性,每首诗的不可重复性也就由此而生。

浙东人文历史给诗人留置了巨大的写作资源。宁波作协每年举办的“春天送你一首诗”活动,看似有应景的成分,不过如果你认真的话就不难发现,每一年的主题,都给我们的诗歌写作提供了一个切入这些资源的入口。近些年来,我也努力“利用”好这些机会,写过《两袖清风一束诗》《大茗地》等组诗,这些作品也都建立在自己对浙东人文风物的考察之上,所以每每落笔,也都非常释怀。

荣荣:同样是写浙东,也还有当下的题材。比如《湾底村印象》写

的就是新农村鄞州区湾底村,也是诗意充盈的:“我想悄悄地进入四月,进入天宫,把速度放慢给春天。/慢一些进入这个多汁的村庄,酸甜适口的村庄。/……//我细细地倾听桑葚园里神秘的笑声。/慢慢地淋一场春雨,将你洗净,去杂质。/我要攒一点臂力,慢慢地摇动天宫,/我要一个从天而降的村庄,慢慢地染上那一抹宁波红。”这样的诗有一些现实感在里面,不过这样的现实感还是不扎实,还是有采风式的表面化。

老剑:因为要在湾底村开一场诗会,这首诗写的时候更多考虑了朗诵的因素。要一听就懂,要上口,还要有诗意——这是一个特别高的要求,不容易做到。我认为现代诗虽然摒弃了语句上的形韵,但却强化了语句的内韵。这就是诗意的流动,那种看不见的节奏。

诗歌写作最难把握的应该就是如何去表面化。从思想与情感内核的构筑,诗意传达的途径选择,与时代和现实共生的使命、才情和勇气,从由诗及人的可以涤去蒙在灵魂上的浮尘的境界……从一切蛰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诗歌本真而言,我相信诗歌是一种纯净而伟大的力量,是人类进步自有的免疫基因。虽然我做不到,但我相信。就像狄德罗所说:“诗开启了一个更高更强大的世界。”

荣荣:真善美是诗所要追求的境界。它既是生命的外化又是生命的蒸发、提炼、升华后的结晶体。它保留着生命的原汁,蕴涵着人性的本质,闪耀着心灵的圣洁。写诗,并感到有力量。

老剑:对。做不做诗人不重要,我也不喜欢用创作这个词,我只是喜欢写作,这让我有一个抒发的渠道。让诗歌来涵养内心,让人生有一些诗意的力量在里面,这些更重要。

代序二

|王元涛|

诗让他变成陌生人

诗人往往被低估,尤其在当下这个诗本身就被低估的年代。别忘了,我们有过用诗博取官位的李白时代,有过用诗赚来大把性爱机会的柳永时代,还有过用诗赢得无限景仰和敬重的北岛时代。直到今天,我依然固执地相信,汉语之美,最淋漓于诗。

但老剑被低估,却与他的个人性情有关,他总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容易满足。某年深冬,寒假前夕,他突然跑到我们宿舍来,没什么紧要事儿,串门。我们都在慌乱地收拾东西准备回家,也没人理他。同寝买了一辆电动遥控小汽车,是给侄子的礼物,被他逮住了,开始玩起来。先指挥小汽车在地板上跑,嫌不过瘾,把椅子放倒让它爬坡,然后,又四处找毛巾和臭袜子,给小汽车设置种种障碍。好家伙,那叫一个忙忙碌碌不亦乐乎。我在一旁打量着,心里暗暗教训他:你可是我们的老师啊!

就这样一个人,写了首好诗,朋友间传看赞叹几句,他就抿着嘴微笑了,缺乏随后那种自我推广的嚣张冲动。同样,做校报编辑,跳槽到延边一家晚报当小头目,在长春一家都市报当大头目,现在又去宁波做大学教师,他也是步步心满意足。

满足是美德,但副作用是缺乏进取的凶狠劲头。当然,从长时期来看,这种满足,可能反而成就了他。他不必从诗里讨生活,甚至很

少以诗人自居。对待每一份工作,他都像对待那辆玩具小汽车一样兴致勃勃。我相信,正是这种正常的生活与业余的心态,慢慢养出了他的自在心与高贵气。

因此,读到他的《普陀六记》,我不禁大吃了一惊。诗,已经让他变得陌生了。

谁都知道,普陀是佛教名山,但老剑的《普陀六记》与佛仙痴迷毫无关系,他先表达散淡的虔敬,之后就让自己安然脱身了。与自己和解,同时与世界和解。谁也不欠谁的,我来看你,是我自己想来。我遇佛拜佛,遇仙敬仙,我眼里的雾也干净,水也干净,但请允许我在这浩然天地之间保持孑然一身!这么一种姿态,头一次,把他的温良质地彻底暴露了。

年少时,谁不曾为赋闲愁涂抹几首小诗?但当年的同道已纷纷收手,只有他,依旧迷恋诗性的表达——这样说的不准确,我的发现是,他根本就不太会散文化叙述。当年,我曾为自己工作的杂志约他写稿,那一次,差点没把我累死。他恨不得通篇都是排比,我要把它们一句一句拆散,改成平稳的叙事,一眼就能看出来他却不过朋友情面而“硬写”的无奈。从此,再不敢约他写稿。换一个角度,可不可以说,他天生就属于诗?

但平心而论,他早年的诗,是关起门来用意象激发意象,技巧在,灵思在,血脉和热度则欠奉。而现在,以《普陀六记》为代表的近作就颇为不同了,他与桂花有交流,与溪水有沟通,甚至,他还关注耙、鏟、哨、匕、锥、锯,哪怕它们早已锈迹斑斑,但也都曾与生命有过汗浸血泡的骨肉相连。

我一向知道,那种细小处的呵护是他,那种义无反顾的冲锋陷阵未必是他;那种打通词语与感觉的界限让天长水远同时抵达我们内心的是他,那种决绝的表白和彻骨的爱恨不是他。但今天,他却在词语的密林里睨斜一切,他已不在乎。因此,我才强调,诗让他成为了陌生人。我也一向认为,不讲求押韵的现代诗,真正成熟是在上个世

纪80年代,可以说,老剑的《普陀六记》,与翟永明的《母亲》和北岛的《一切》,闪耀着同样的人的光辉,那种肉色的、温暖的、四肢强壮的、头脑敏捷的、健康的光辉。

这样,我们就知道了,与一般的青年才俊不同,老剑的诗,圆熟于中年期。这是岁月的宝贵馈赠啊,谢谢你,水到渠成。年少写诗,比拼的是才气和激情,中年还能写诗,而且是写好诗,就需要格外的心性和禀赋了。“我从道士山寻路而下,内心非常壮观。茶树两万亩,叫我如何找得到她?”你以为他真的想找吗?他只需要想到自己还在想着她,心里就已经甘美如饴了。这中年诗态,如此美丽工稳。

读老剑的诗,最值得留意的,是江南烟雨对他的浸润与滋养。一株地道的北方植物,突然遇上丰沛的雨水,居然生长得如此茁壮,而且触角细密敏感。他说过:“北方的样子,一直是我出生时的样子,在梦里透着呵气。”对,北地的记忆不是淡了,而是深了,深深埋藏起来了。那些曾经的焦灼,那些曾经的张皇,都已固化成一叠叠麻石,在为他攀上如今的碧海青天垫脚。

江南毕竟是陌生的,但陌生的江南明显激发了他的好奇。这时,自我苏醒,隐晦的表达退场,他敞开怀抱,张望万水千山,寻找新的精神故乡。

多年亦师亦友,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他的弱点,正因为如此,在任何场合,我都会无条件地站在他这一边。如果必须在敬重和爱之间选择一个,我恐怕会偏重后者。这一点,很可能会妨碍我对他的诗做出客观的评价,对此我很清楚。因此,请你,至少去读一读《普陀六记》,然后,如果你还坚持对我的评价不以为然,那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。

目 录

| contents |

《鄞州作家文丛》第4辑总序(邵斌)/001

代序一:诗是涵养内心的一种方式(老剑 荣荣)/003

代序二:诗让他变成陌生人(王元涛)/008

第一辑

大茗地 >

大茗地/002

两杯茶/008

第一杯:瀑布仙茗/008

又一杯:印雪白茶/010

普陀六记/013

莲花洋/013

法雨寺/014

普济寺/015

天灯台/015

紫竹林/016

千步沙/017

楠溪江五记/019

楠溪江/019

丽水街/020

芙蓉村/020

石桅岩/021

苍坡村/021

两袖清风一束诗/023

羊续悬鱼/023

不贪为宝/024

杨震拒金/025

一钱太守/027

陶母退鱼/028

两袖清风/029

月湖·钱湖/031

月 湖/031

钱 湖/033

甬上筋骨/034

海 路/034

空 路/035

陆 路/035

甬上筋骨/036

宁波的三个面孔/038

面孔一：天一生水/038

面孔二：两只蝴蝶/039

面孔三：三字新经/040

千里赴鄞州/041

第一程 吉林境界:出发/041

第二程 辽宁境界:朋友/041

第三程 河北境界:父亲/042

第四程 天津境界:路过/042

第五程 北京境界:内部/043

第六程 山东境界:生命/043

第七程 河南境界:老家/044

第八程 安徽境界:道路/044

第九程 江苏境界:休息/045

第十程 浙江境界:拥有/045

五磊山记/047

四望皆明——四明山诗笔记/050

浙东十刹/054

第一刹:国清寺/054

第二刹:五磊寺/055

第三刹:雪窦寺/055

第四刹:天童寺/056

第五刹:育王寺/057

第六刹:霞屿寺/057

第七刹:瑞岩寺/058

第八刹:金峨寺/058

第九刹:白云寺/059

第十刹:七塔寺/060

七塔寺诗稿/061